

宗璞和她的代表作《野葫芦引》

○文洁若（1950外文）

宗璞原名冯钟璞，是我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同学，比我低一班。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入校后，听说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却被分数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当时，每一名报考生都领个号，我的号是“350003”。“35”指的是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卷子上只写号，不许写名字。这样，作弊的可能性就极小了。近年宗璞告诉我，她和校长梅贻琦的爱女梅祖芬也是1946年的考生。由于考分不够清华的分数线，宗璞在南开外文系先念了一年，次年考入清华二年级。她认为一年级的课也很重要，所以又从一年级读起。梅祖芬念了一年先修班，翌年重新考，终于入了清华一年级。2006年有人告诉我，有个家长为北京某所重点中学办了一件事，校方就给此人的孩子加了6分，破例录取。我专程到该校去查看了一番，不论师资设备还是校舍，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于是，60年前的往事兜上心来。当年，梅贻琦、冯友兰、梁思成这三位清华大学的领导成员，现身教育，律己极严，绝对不为儿女走后门。一个甲子后，发生在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加分弊端，不是孤立的现象，令人忧虑。

那个做父亲的，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他这个损人利己的招儿已腐蚀了孩子的灵魂。



2009年12月12日，文洁若学长（左）与宗璞学长（右）在三松堂。中为小沐芊

2009年12月12日上午10点钟，我们一行5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步入了三松堂。前几年，我在忘年交王辛的陪同下来过一次，其他四人是初访。说起来，宗璞还是萧乾在《译文》编辑部任职时的小同事呢。我珍藏着一本《宗璞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81年4月版），是她签赠给萧乾和我的。萧乾边读《红豆》边用铅笔在空白处做了不少记号，可惜什么也没来得及写就走了。

一代宗师冯友兰逝世已19载，三松堂依然如故。他的女儿宗璞继续在这里耕耘，父女二人的晚年境遇极其相似。冯先生于1980年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洋洋洒洒150万字的巨著。历时十载，竟然完成了。1990年驾鹤西去，享年95岁。如今轮到女儿来拼搏了。宗璞走上文坛，乃是受了慈父的熏陶。冯先生的藏书早已悉数捐赠清华大学，然而

步入三松堂，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书香气。地板擦得纤尘不染。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这里生活、写作了33年。

宗璞很早就显示了文学、诗词、音乐方面的禀赋。14岁时，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学校举办了一次全校作文比赛，题目是《最早见到太阳的人》，她荣获高中组第一名。收入集子里的《诉》，写于1950年12月，初载1951年1月28日《光明日报》，署名清华大学学生冯钟璞。

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的《红楼梦》，也是她的《战争与和平》。每一卷都可独立成篇。第一卷《南渡记》从“七七事变”写起。驻卢沟桥的日军挑衅，攻打宛平城。13日，在安定门外发生激战。29日，中国军队撤退。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及夫人吕碧初，带着长女峨、次女楣、儿子小娃，汇入仁人志士的洪流，于次年7月离开沦陷了的古城北平。辗转来到大后方。此卷于1987年12月26日搁笔。

《东藏记》以昆明为背景。明仑大学与另两个著名大学在长沙一起办校，迁到昆明。日机不停地空袭。1939年夏初，孟樾带着楣和小娃走路时，看见9架笨重的日本轰炸机排成3行。我方的战斗机向它开火，统共打下3架敌机，大长了我方的志气。几年后，全家人又搬回昆明。1943年间，盟军占领了太平洋上许多岛屿。日寇垂死挣扎，用主力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桂林、柳州失陷，贵州省的独山也一度失陷。楣考上了大学。然而，由于战事吃紧，教育部已派人去西康考察，那里交通不便，估计敌人是打不到的。此卷于1993年秋动笔，2000年夏写完。荣获第六

届茅盾文学奖。

第三卷《西征记》。校方与教育部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与昆明共存亡，不再搬迁。盟军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为了与中国军队沟通，急需翻译。于是，教育部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明仑大学举行动员大会，校长宣布了这个通知。几天来，多数学生义无反顾，也不乏唱反调者，说这是给国民党充当炮灰，“校长和先生们是向上面邀功”。抗战七年，小娃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比楣高出小半个头。对他的称呼也改为合子（他的学名是“合己”）。他跟几个同学去报名，没有成功。大学一年级的楣却被曲靖医士训练班录取了。她的表哥澹玮就读于大学三年级，报名参加了译员训练班。他作为远征军翻译官冒着枪林弹雨爬上树架线时中了三弹，被送到绮罗医院去抢救。楣刚好在这里值班。她是O型血，他们又是姨表亲，经过配血，她的血可以用，遂为需要动手术的玮输了血。但是，终因伤势过重，尚不满二十岁的玮，魂断云南。

1944年9月14日，我军歼灭残敌，克复腾冲。野战医院奉命调整，楣返回永平。1945年1月28日，举行了中国远征军两路会师通车仪式。滇缅公路完全畅通了。几天后，楣和其他几个学生登上了赴昆明的卡车。

1945年8月15日清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次年，孟樾、吕碧初和楣、合子随着明仑大学师生返回阔别八年的北平。峨曾暗恋一个人，另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又为她的缘故死于车祸，从此万念俱灰。她决意终身留在云南，在点苍山植物站探究植物的奥秘。

□ 荷花池

登门拜访宗璞之前，我已经把《野葫芦引》前三卷读得烂熟于心。以她的身体状况和写作环境，我相信几年之后，广大读者必能盼到第四卷《北归记》的出版。作者以如椽之笔，细腻地刻画了我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那波澜壮阔岁月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归途，我们五个人都沉浸在“兰气息”里，一时无言。我和忘年交胡女士（萧乾老同事之后代）坐在后座。另一小友文清驾车，郭椿涛坐在副驾驶席上。他们八岁的女儿小沐芊坐在爸爸

腿上。做父亲的偶然谈起女儿获得了两个一等奖。小沐芊立即制止道：“别显摆我啦。”事后我才从文清那里了解到，今年5月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举办的书画摄影展示活动中，小沐芊荣获绘画一等奖和硬笔书法一等奖。我觉得宗璞的气质与谈吐开始对小沐芊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凭着毅力和苦干，她会做出成绩。这样的父亲，不会为孩子找窍门，一如当年的冯友兰之于爱女冯钟璞。

2009年12月18日

化学馆·闲游·遐思

○易家祥（2002级化学）

前两日忽然听同学说，系馆两旁的花开了。

系馆两旁的花，长在高高的树上，树干是笔直的，而到了树冠，便分出许多枝桠，变成一把大伞。不过自己对植物一无所知，至今不知道这树这花应该怎么称呼，所以便用了“系馆两旁的花”。好在那花开起来甚是惹眼，洁白如玉，宛若一只只白鸽嬉戏其间，所以同学们提到“系馆两旁的花”都心领神会。

春日的校园里，柳绿桃红，然而我最爱系馆两旁的花，既然开了，自然要去看看。又因为此花花期极短，两三日便不可得见，于是中午从实验室出来，便马不停蹄来到系馆。

看花，怜爱自不必说。之后走到系馆门口的台阶前，却怎么也挪不开原本打算离开的脚步了。

印象中，上次从这台阶拾级而上，已经是近一年之前的事。由于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远在学校东南的工物馆，斜贯校园至化学馆的时候本来就少，加上何添楼落定之后，化学馆的人和事更少，于是一别竟至一年。

但是一年的不见，似乎没有丝毫的生疏，一种强烈的亲切的感觉洋溢全身——先别走了，迈上台阶，进去看看吧！

许多人告诉我，化学馆远看大气磅礴，极具庄严巍峨之象；及至脚下将要拾级而上时，更是需要仰望的。然而此刻的我，仰望庄严的感觉固然有，更多的却是攀登中所触及到的亲切。

进了系馆的大门，还有阶梯。直到将所有的阶梯走完，来到张子高先生的铜像前。铜像下，是蒋南翔校长为我们这位老系主任的题词——“中国化学的先驱者，